

民间采风

父亲的脊背

□向辉

那天凌晨，年迈的父亲在沉睡中不小心从两尺高的木床上摔到了水泥地面，头皮顿时鲜血直流。接到母亲的紧急电话，我第一时间驱车从城里赶回乡下老家。

父亲的头皮划出一道长长的伤口，我问疼不疼，父亲摇摇头，我再问哪儿不舒服，父亲还是摇头，不讲半句话。在我眼里，父亲始终生性坚强，纵使心中有再多的难处，有再大的痛苦，也从来不在我们兄弟面前诉说。

作为学医出身的我，深知头颅损伤并不是小事，后果难以预料，况且父亲已过八旬。情急之下，匆忙带着父亲就近来到荷花村卫生室，以解燃眉之急。

村医叫田承孝，四十出头，是卫生行政部门通过层层选拔定向培养的医学生，在国家公立卫生学校进行过3年专业培训，又在市级中医医院进修过1年，通过考试取得了乡村医生资质。

面对头皮还在渗血的父亲，田承孝一边询问病情，一边开展查伤口、看瞳孔、测血压、听心率等健康检查，进行简单的清创处理和伤口包扎，当即按政策减免了部分医药费用。但因父亲年纪太大，村卫生室条件受限，田承孝考虑再三，建议父亲速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按照村医的建议，我很快把父亲送进了张家界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接诊医生是我在卫校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全习珍。全医生在急诊科工作多年，经验非常丰富，经过详细询问查看伤情，迅速对伤口实施了清创缝合包扎手术，接着又安排做了头部CT检查，初步诊断为 头部软组织挫伤，并无大碍，压在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依偎在父亲身旁，凝望着惊魂未定的父亲，心中徒然产生一种莫名的愧疚和伤痛。这些年来，因为忙于工作，觉得在父亲身边的时间太少了，没有照顾好父亲，情不自禁回想起小时候父亲背我寻医的情景。

那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正值谷雨季节，天气有些湿冷。我大病一场，头痛、高烧、咳嗽、不思饮食、四肢软弱乏力。父母用土办法治疗了一天一夜，仍然无济于事，心里非常着急，决定带我去看村医。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背着我急匆匆赶往村卫生室。从家里到村卫生室，大约有两公里距离。村里到处都是水田，田里种植了稻谷，葱葱郁郁，像是铺了一层绿色的地毯。

当时，我已经五六岁了，个子敦实肥胖，而父亲却很瘦弱。伏在父亲的脊背上，沿着高低不平而又狭窄的田坎，父亲踉踉跄跄着艰难前行，稍有不慎，我们就会掉下水田。

没走多远，我因为身体虚弱和一路颠簸，心窝突然不适，头晕目眩恶心想吐，感觉快支持不住了。听到我痛苦的呻吟，父亲放慢脚步，转过头来，用脸贴了一下我的前额，再用双手用力把我向上托了托，尽量让我更安全舒适一些。

在冷风的吹拂下，我的体表温度很快下降了，身体似乎好了一点，我从痛苦的挣扎中慢慢缓过神来，幸福地躺在父亲宽阔的脊背上。蓦地，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胸前湿润了，父亲的汗水穿透脊背，浸湿了厚厚的衣衫，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父亲的两鬓滚落下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把我带进一间低矮阴暗的瓦房，一股刺鼻的药味扑面而来。父亲把我从脊背上放下来揽入怀中，在我耳边轻唤，告诉我村卫生室到了。

我已记不清当初村卫生室的模样。只依稀记得父母说过，村医叫段年科，经常背一个暗红色的小药箱在村子方圆十里走家串户，给村民打针送药，宣传防病知识，乡亲们都恭敬地称呼他段医生。

我胆怯地躲在父亲怀中，悄悄扭过头朝段医生瞅了一眼，只见他穿着一身打了几个补丁而又褪了色的中山装，颈部挂着一幅锈迹斑斑的听诊器，正蹲在墙角边清洗几具注射器和针头，然后放入一个黑乎乎的变了形的小铁盒，再用柴火加热消毒，屋里有着浓烈的烟雾，有点让人窒息。

段医生朝我走了过来，一边向父亲询问我的病情，一边用手摸了一下我的脸颊，用听诊器在我胸前和肚皮上来回听了一会儿，再把体温表放进我的腋窝，没有诊断，也没开处方，顺手从一个只有几瓶药的简易木制药柜中拿出两个药瓶，包了两包药塞到父亲手中，简单交待了几句，然后又在我的小腿肚上打了一针，当我哭喊出来的时候，针头已经拔了出来。

父亲读过高小，认识一些简单的文字，理解一些药物用途，回家一看，两种药物都是白色片剂，与小纽扣一样大小，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药名。一种是安乃近片，用来退烧；一种是复方新诺明片，用来消炎。因药片太大，我实在咽不下去，父亲只好把药片捣碎，在母亲的帮助下，和着红糖水往我肚子里灌。那药吃起来太难受，我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从父亲背我寻医，到我带父亲急诊，转眼跨越近半个世纪，回想起来，家乡沧桑巨变，父亲容颜已老，而那些曾经相互陪伴而又洋溢幸福的时光，却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那是我父亲最温暖的守候。

平凡人生

家是心灵的港湾，也是最具烟火气的地方。林语堂说：构成人生的，更多是且将新火试新茶的寻常烟火，平常小事。人生不过一饭一蔬，小家厨房里的烟火气，就是人间至味清欢，最暖人心，最具诗意。

有人与你立黄昏，有人笑问粥可温。人生之诗意和远方无非 琴棋书画诗酒花，但也不能越过日出东方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小家厨房中的烟火里，藏着水乳交融的血脉亲情，除了动人的爱情，还有父母恩和子女意，那是浓浓的家的味道。为喜欢的人做饭，等牵挂的人回家，寒来暑往，相视而

老街上有一个卖油酥饼的小摊，摊主是老乔，儿子福娃是他的助手。小摊简陋，一个铁炉、一块案板、一顶防雨棚，几乎是他的全部家当。

每天天不亮，老乔就开始揉面，面是前一天晚上发酵好的，盛在一个特大陶盆中，陶盆黝黑发亮，又被老乔擦得干干净净，简直可以照出人影。油酥饼用的是硬面，所以老乔揉面时要使出全身力气，不一会，面颊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爬着几丝皱纹的额头也泛起了汗光。老乔头也不抬，继续忙活着，直到面团表面发光，面块变得光滑劲道，这才停下酸疼的手臂。

小镇上的人喜欢看老乔揉面，因为他能做到 三光，面盆光、案板光、手掌光。以前，媒人给小伙子介绍对象，会提前考察姑娘做面情况。面条柔韧、顺滑、喷香只是一方面，揉面能不能做到 三光 也很重要，因为这一点能间接说明姑娘是否爱干净、干活利索，反之则会被媒人无情刷掉。老乔揉面，不但能做到 三光，还能保持围裙干净，地面干净，许多人都是冲着这一点去买老乔油酥饼的。

制酥环节很关键，油酥饼好不好吃，关键看油酥香不香。菜籽油烧热放凉，老乔徐徐倒入面粉，福娃用擀杖迅速搅拌均匀，再



城市风景 汤青 摄

一口炸药箱

□汪珍玺

在我家阁楼里，有一口放置了几十年的炸药箱。炸药箱近两尺长，一尺多宽，两卡厚，由条状木板钉制而成，木板间还有些间隙，木板上印有字母。因为时间太过久远，箱体颜色已成深褐色，但保存得还算完好。

小时候，我跟随小叔在岩泊渡老六中读初中。学校离小叔上班的区粮站有点远。于是小叔决定让我读寄宿。

开学那天，小叔给我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然后放在一个简陋的木箱里。装好后，小叔对我说：从今天起，这口炸药箱就归你了。

我一听是炸药箱，心里有点不悦。小叔见我想法，就说： 这口炸药箱先是大叔用过的，我读书时他把这个箱子让给了我。那之后，我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去学校时，大叔也来了，他和小叔一起送我去上学。小叔用一根绳子系住炸药箱，两人各提一边，有说有笑地送我来到学校。

办好入学和寄宿手续后，我们就去寝室。寝室是一个老旧的大礼堂，礼堂一分为二，左边是女生，右边是男生。我分在上铺，那时的床是木质床，上下有两层，一寝室挤得满满的。同学们都将自己装衣物的箱子放在床底下，少数放在空闲的桌子上。他们的箱子大都是老式板箱，木匠

做工很好，也耐用；有个别条件好的用的是皮箱，唯有我的箱子是一个简陋的炸药箱。我觉得有点丢人，生怕同学们看见了笑话，于是将炸药箱往床底下推得深深的，站在过道上是不见的。

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同学们都睡得沉，居然没人知道。第二天清晨起床一看，寝室里早进了水，有半尺深。同学们放在床下的木箱有的像小船一样在过道上荡漾，我的炸药箱也不例外，浮在水面上一漂一漂的，里面的衣服早已打湿。这让我十分难堪，脸上火辣辣的。

我立即跑到学校传达室，给小叔打了电话，讲了寝室发生的情况，并说不想寄宿了。小叔赶紧和大叔一起赶来了。见到此况，小叔说： 那就和我住吧，只是远了，读跑学更辛苦。我说： 不要紧，我能行。 就这样，我把东西清理好，准备搬回小叔单位。至于那口炸药箱，我说： 那口破炸药箱难得搬，干脆扔了吧。 大叔说： 那炸药箱不能扔。 我说： 为什么？一口炸药箱有什么用？

那天，大叔给我讲起了炸药箱的来历。早年，大叔在外地刚参加工作时，条件十分艰苦，连衣物都没箱子装，于是找了个纸盒子装衣物。有一次，大叔的领导来检查工作，出于对大叔的关心，顺便到大叔住的宿舍看了下。见到大叔房子里十

分简陋，连衣物都是用纸盒装的，便说：小汪，我送你一口箱子吧，你好好用它装衣服。 这口炸药箱，从此成了大叔的看家宝。

大叔的领导曾是一名老志愿军，参加过多次战斗，立过多次战功。有一次和敌人争夺高地，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打到最后，弹尽粮绝。眼看着就要被冲上来的敌人活捉，他和另外两名战士上好刺刀，绕到另一处制高点，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就在这时，他不经意地朝战壕里一名牺牲了的战士瞟了一眼，发现他身下压着一个炸药箱。里面是不是有弹药？他脑海里一个闪念，立即跑过去打开炸药箱，一看，里面果然装着大半箱子子弹。他喜出望外，利用这箱子弹，狠狠地打退了敌人的两次冲锋，直到后续增援部队赶到。这次战斗取得了胜利。后来，他把这口炸药箱从战场上带回了国。

这口炸药箱，多年一直紧紧随在这位领导身边。

他将炸药箱送给大叔，是要他不要忘记幸福的生活是怎么来的。是要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扬革命传统，将红色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听完大叔的讲述，霎时，一颗怦然跳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顿悟。

也愿意去看的理想中的所谓 大世面，猛一回头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苦苦追寻的人生全都装在一只碗里，那充斥着饭菜香的烟火气，就是最甘甜、最暖心、最纯真的幸福，没有什么能够替代得了。

人间烟火最暖心。忙忙碌碌了一天，身心疲惫，下班了，无论什么时候归家，总有一盏灯亮着、总有一个人等着、也总有一口锅热着，饭菜香入鼻的那一刻，疲惫尽失，再冷的心也会热，自然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因此，小家厨房里的烟火气，就是治愈心灵的一剂良药，非任何药石所能及。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受每一个朝夕，细水流长的小家烟火里，是淡然，是暖心，也是诗和远方。

香别无他味。就连和面用的水，也是从井里打来的，清冽甘爽。

有一年，一个本家老乡拐弯抹角找到老乔，向他推销面粉。老乔打开面袋，闻一闻、看一看、搓一搓、尝一尝，最后摇摇头说：这种面粉味道不对，人吃了对身体不好。老乡说：给你算便宜一点。老乔坚持道：便宜也不能要，我可能做这种缺德的事情，我还得给儿子集福呢。老乡恼着成怒：儿子又不是你亲生的，集再多福气也是别人家的。老乔听了，拿起笤帚就赶老乡走。

老乡不依不饶，站在门外骂老乔忘祖，引来不少人围观。直到此时，镇上的人这才明白，福娃是老乔收养的弃婴。几十年前，老乔在老家摆摊，铁炉边上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盯着案板上的油酥饼直咽口水。老乔送给男孩一个热腾腾油酥饼，到了晚上，男孩也无家可归。男孩是个流浪儿，也是个哑巴。老乔没有成家，就领养了男孩，起名福娃，希望他将来成为有福之人。

这件事之后，再吃老乔的油酥饼时，好像更有一种超出食物本身的味道含在其中。匠心、善心、爱心，每一种都让人念念不忘，每一种都让人生出无限敬意。

多年来，老乔用的面粉和菜籽油都是从农户手里买来的，面粉劲道、麦香醇厚，没有任何添加剂。菜籽油色泽金黄，清澈透明，除了油



古风新韵

覃大钰诗词

春莺啾  
其一  
浇花每叹盆根浅，育树何如艺苑肥？  
新笋园中出麟角，雨宵更伴几声雷。  
其二  
虚心向上成高节，浩气凌空发秀枝。  
高雅情怀素还洁，岁寒三友比松梅。

映山红慢  
是甚从来，识故友，相逢陌路？  
正十月阳春，善缘一结，欣然杯举。  
神交漫话心仪语。自怜风雨斜阳树。  
凭老朽残境，难能静里关顾。  
惭愧处，功德平庸；修炼日，黄昏迟暮。  
曾辜负，少年壮志，学问中西都误。  
阴阳占破功名累，死生轮转无数。  
色空如许。水中月，闲云又度。

李玉兵诗词

阳湖坪红军渡  
往昔寒光乱，祇今瑞气浮。  
戎烟空古渡，新树映清流。  
击楫心常壮，挥戈力自遒。  
春潮生两岸，曙色立孤舟。

定风波 天子山贺龙元帅铜像  
立地顶天胡子郎，威名赫赫震八方。魁  
魁纵横皆魑魅，无畏，刀劈盐局慑豺狼。  
铁马金戈频四顾，渐悟，忠肝赤胆起南  
昌。百应一呼当快意，大义，襟怀磊落正堂  
堂。

绵搭絮 赞戴桂香 67 年的守望  
含情凝睇上高台，盼东风，力扫云霾，  
群雁翻飞去复来。  
动馀哀，泪湿芳腮。红尘紫陌，不负初  
怀。屈指数日月，清音绝唱，心如莲正开。